

葉德均著

戲曲小說叢刊

下冊



戲曲小說叢考
下冊

葉德均著

中華書局

卷中

無支祈傳說考

川鎖支祁水尙渾，地理汪罔骨應存；樵蘇已入黃熊廟，烏鵲猶朝禹會村。

——蘇軾濠州七絕塗山詩。

一

奔流不息的河流，波濤洶湧的大川，它們平時雖能給人以福利；然而一旦泛濫起來，它所給與人們的災害，却常常超過福利的。處於原始心理狀態的人們，對於這類自然災害之來，得不到正確的解釋，因而他們就本着週遭環境和自己的心靈加以直覺的解釋。這解釋往往是把自然的災害，賦以人格的說明，以爲自然界也和他們一樣，因而就形成水神的神話和傳說。如古代有陽侯、河伯、宓妃、湘君、馮夷等河神神話存在着，後來又有二郎神、許真君、金龍四大王之類的傳說。這類水神雖各不同，性質也互有差異，但他們的神話和傳說的來源，都是由同一境地同一心理狀態而生。淮渦之神的無支祈傳說，也是基於上述理由而生的水神傳說之一。

關於這傳說的論述，魯迅先生 稗邊小綴略述其梗概，但對於傳說的後來形態，却頗少注意。中國的水神一書雖有專章論述，又却偏重和其他水神傳說的比勘，而資料的遺漏也頗不少，尤其是關於清代的。本文的目的是概括地論述這傳說的演化，並補二書之缺。

二

無支祈傳說最早見於記載的是唐人 古岳瀆經，見太平廣記四六七卷，題作李湯，註謂出戎幕閒談，閒談是韋絢著，但文中却明示出李公佐之作，而元陶九成 輟耕錄却又說出於異聞集。廣記的註諒是誤記書名，而輟耕錄則不知何據。廣記中有南柯太守傳，亦李公佐作，由此也可斷定這篇當爲李作無疑。傳說的梗概是：

貞元丁丑歲，隴西李公佐泛瀟湘蒼梧。偶遇征南從事弘農楊衡，泊舟古岸，淹留佛寺。江空月浮，微異話奇。楊告公佐云：「永泰中，李湯任楚州刺史時，有漁人夜釣於龜山之下。其鈎因物所制，不復出。漁者健水，疾沉於下五十丈。見大鐵鑊，盤繞山足，尋不知極。遂告湯。湯命漁人及能水者數十，獲其鑊，力莫能制。加以牛五十餘頭。鑊乃振動，稍稍就岸。時無風濤，驚浪翻湧。觀者大駭。鑊之末見一獸，狀有如猿，白首長鬚，雪牙金爪，闐然上岸，高五丈許。蹲踞之狀若猿猴。但兩目不能開，兀狀昏昧。目鼻水流如泉，涎沫腥穢，人不可近。久，乃引頸伸欠，雙目忽開，光彩若電。顧視人焉，欲發狂怒。觀者奔走。獸亦徐徐引鑊拽牛，入水去，竟不復出。時楚多知

名士，與湯相顧愕慄，不知其由爾。乃漁者時知鑣所，其獸竟不復見。」

公佐至元和八年冬，自常州餞送給事中孟簡至朱方，廉使薛公萃館待禮備。時扶風馬植、范陽盧簡能、河東裴遵，皆同館之，環爐會語終夕焉。公佐復說前事，如楊所言。

至九年春，公佐訪古東吳，從太守元公錫泛洞庭，登包山，宿道者周焦君廬。入靈洞，探仙書。石穴間得古岳瀆經第八卷，文字古奇，編次蠹毀，不能解。公佐與焦君共詳讀之：

「禹理水，三至桐柏山，驚風走雷，石號木鳴，五伯擁川，天老肅兵，不能與。禹怒，召集百靈，搜命夔龍。桐柏十君長稽首請命。禹因囚鴻蒙氏、章商氏、兜盧氏、犂婁氏。乃獲淮渦水神，名無支祈，善應對言語，辨江淮之淺深，原隰之遠近。形若猿猴，縮鼻高額，青軀白首，金目雪牙。頸伸百尺，力逾九象，搏擊騰蹕疾奔，輕利倏忽，聞視不可久。禹授之章律，不能制；授之鳥木由，不能制；授之庚辰，能制。鴟脾桓木魅水靈山祆石怪，奔號聚遶，以數千載。庚辰以戰逐去。頸鑢大索，鼻穿金鈴，徙淮陰之龜山之足下，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。庚辰之後，皆圖此形者，免淮濤風雨之難。」即李湯之見，與楊衡之說，與岳瀆經符矣。

文中顯然地分爲兩個段落，前半李湯傳說粗看頗似由後半岳瀆經而生。但岳瀆經的來歷頗可疑，決非如李氏文中所說得之於靈洞的，可以斷言。明宋濂文集說：「文雖奇而未醇，竊意即公佐、焦君所造以玩世者。」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（三十二）也懷疑是：「蓋即六朝人踵山海經體而贗作者，或唐人滑稽玩世之文，命曰岳瀆可見。……總之以文爲戲耳。」又清人蔣超伯南澹梧語支祁條也說：「其文淺顯，雖故作聾牙詰屈之態，而一覽了然，迥異周秦諸子。」（按蔣氏原文是據陳士元江漢叢談轉引岳瀆）

經，此語或亦本於陳氏之說。宋、胡、蔣三氏的辨別，頗足證明爲僞作，但「造以玩世」及「以文爲戲」之說，却不盡然。胡氏所謂「六朝人踵山海經體而賡作」，宋氏以爲李周二氏合作，也是猜測之辭。如果說這前後兩段全是李氏一手作成，諒沒有多大問題。試對照地察看前後兩段文字：如前半是「狀有如猿，白首長鬚，雪牙金爪，……高五丈許。蹲踞之狀若猿猴。」後半是「形若猿猴，……青軀白首，金目雪牙，頸伸百尺」，便顯示出兩者故意顛倒的痕跡來。再細看前後語氣，如前半祇指出形狀，却沒有說出它的名字和來源，而後半都一一說出。更在最後說：「即李湯之見，與楊衡之說，與岳瀆經符矣。」看來雖似乎前後照應，或李湯事有所依據，實則全是李氏故作的狡獪伎倆。但這樣更足證明岳瀆經是爲了要用它來解釋前面傳說而作的，至於「與焦君共詳讀之」，也不過作爲陪襯，不足據爲李周二氏合作的例證。

關於淮水之神的傳說，在無支祈傳說以前也早經有了，如黃芝崗氏所指出的淮津神取馬傳說（見吳越春秋）。但無支祈傳說產生確也不遲，正確地說是起源於唐代。在李氏小說之前，這傳說不見於文獻，可見不始於唐代之前；而李氏所述的岳瀆經又非真物，而是他的僞作，用來解釋李湯傳說的，也可見李湯事是當時流行頗廣的傳說，再證以李肇國史補所記，更爲可信。基於這兩點，我們可信無支祈傳說，必是唐代曾流行一時的。這裏不能因爲李氏所作是小說，連無支祈傳說也認爲全是李氏造作。而李湯事也未見定是李氏的編述，如後來明太祖、謝某見無支祈傳說也一樣地流行於一時。這傳說既被李公佐取來作爲傳奇文的資料，但又恐怕這傳說過於荒誕，便又造岳瀆經附在後面，託言得於靈洞，

來證明李湯事並非無稽。這篇作品產生的動機，大約是這樣。從這點看來，更可見無支祈傳說是李氏前後的產物。

這裏，應該略敘傳說的緣起。這傳說本是產生於淮泗之間的，而淮流下游常爲災害的事實，自有產生這水神爲災的傳說的必然性。又在中國古代神話中，禹本是治水之神，泗州、塗山等處又是曾和禹發生關係的場所，說禹是制伏無支祈的人物，也非無因的說法。關於這些，黃芝崗氏已有扼要的論述，這裏不贅述。至於無支祈怪異的形態一層，到後面再討論。

後來李肇國史補（上）也記着這傳說，內容和李公佐所記無大出入。原文是：

楚州有漁人，忽於淮中釣得古鐵鎖，挽之不絕。以告官。刺史李湯大集人力，引之。鎖窮，有青獼猴躍出水，復沒而逝。後有驗山海經云：「水獸好爲害，禹鎖於軍山之下，其名曰無支奇（一本作「祁」）。」

李肇的記載似是節述公佐原文，但其中錯誤頗多。如說無支祈見於山海經云云，實犯雙重錯誤，魯迅先生說：「驗今本山海經無此語，亦不似逸文。肇殆爲公佐此作所誤，又誤記書名耳。且亦非公佐據山海經逸文，以造岳瀆經也。」（稗邊小綴）又文中所說「禹鎖於軍山之下」，岳瀆經原文和後來的文獻都說是龜山，而非軍山，而地誌諸書也沒有龜山即軍山的記載，按軍山在今江西南豐縣，距淮流頗遠，當非傳說中鎖無支祈之處。這也是李肇的誤記。從這兩點看來，李氏所記大約全憑所聞，並未見公佐原文，以至於異說數見。然而這些還未影響傳說的原型。

三

無支祈傳說，從唐代到北宋間也還未起變化。太平興國年間樂史編撰的太平寰宇記卷十六河南道泗州中記：「淮渦神，在龜山之下。淮陽記：按古岳瀆經：（引全文）下又引李湯事，文長不錄。淮陽記未詳所出。轉錄岳瀆經與原文無大出入。而記李湯事與李公佐文差異頗多，計有二十九處。這些簡錯的原因，固然所據廣記的版本頗有出入，但前人徵引書籍，多隨己意增減刪改，亦常與原文不合。這裏的文句異同，却也未使傳說本身發生變化。

其次是蘇軾濠州七絕塗山詩，有「川鎖支祁水尚渾」（見蘇詩卷三）句，亦敍無支祈事。元陶宗儀輟耕錄引蘇詩程演註說：「異聞集載古岳瀆經」云云，下節錄原文。今本施元之註本亦節引岳瀆經、國史補，均無大差異。又施本及查慎行註本均無程演所引異聞集云云。

但傳說到了南宋，就起了變化，如楚辭辨證、路史、輿地紀勝所載的水母傳說。先看朱熹的楚辭辨證（下）天問中說：「而此問（按：指鯀竊帝之息壤）特戰國時俚俗相傳之語，如今世俗僧伽降無之祈，許遜斬蛟蜃精之類。本無依據，而好事者遂假託撰造以實之。」朱熹的目的在辨鯀竊息壤之說爲不可信，而以這傳說作爲例證，但間接反把當時的傳說保存着，這是他始料所不及的。鎖無支祈的人物由禹和庚辰改爲時代較晚的僧伽，是一大轉變（原因詳下）。「支」作「之」，是同音之轉。

羅泌路史（卷九餘論）無支祈也是力辯僧伽降水母之說無稽，而以岳瀆經爲可信。其中首引集仙錄，謂雲華授禹治水之命，和禹得虞余、庚辰之助，遂得成功。又斷定：「虞余、庚辰，按楚辭乃益稷之字。」次引岳瀆經，但文字頗有異同，計十五處。這些異同或可證今本廣記之誤。稗邊小綴謂胡應麟引文與廣記不同，以爲或另有所據，其實胡氏所引正是轉錄羅泌的（其中大都相同，祇二三處略有差異）。最後辯僧伽之說不可信，說：

而釋氏乃以爲泗州僧伽之所降水母者。惟僧伽以觀音大士應化於過去，阿僧祇劫，值如來之慧門入道，以音聲而爲佛事，現化此土，如李邕之三碑，蔣之奇所傳三十六化近是，而水母之事非也。方永泰初李湯知山陽，物嘗出焉。詳余之福地記。（據明吳弘基訂本）

羅氏福地記，今未見，後人亦無徵引，似佚。僧伽降水母傳說的詳細情形，今亦不明，但從上列二書看來，這說在當時民間必甚流行。

王象之輿地紀勝淮南東路盱眙軍（卷四十四）有四項記載。龜山項云：

「在盱眙縣北三十里，其西南上有絕壁，下有重淵。廣記：龜山：禹治水，以鐵鎖鎖淮，渦水神無支祈於龜山之足。唐永泰中李湯以牛五十引鎖出之，鎖末有一青猿，高五丈許，復拽牛沒水。」又百牛潭項說：「在龜山塔北數步。」下亦述李湯事，但作「李湯以百牛引出鐵鎖」，和上述五十之說顯然矛盾。這大約是由「百牛潭」的「地方傳說」而生，因爲要顧全「百牛」之名，也就不能避免和前面的說法（也即一

般說法)相衝突。聖母井和水母洞兩項又記水母傳說，可見那時已經兩說並存了。聖母井云：「在龜山靈濟廟內。俗傳泗州僧伽降水母於此。」水母洞說：「在龜山寺，俗傳泗州僧伽降水母於此。」這降水母的場所又是兩歧的說法，但據後來的地誌(如大明一統名勝志)所說，實是一處的異名。

這裏再考察人物的轉變問題。關於僧伽降水母傳說，祇有上列簡單的記載，詳細的敘述已不可得，這裏祇好從僧伽方面來看。僧伽是真實的人物，據高僧傳(又廣記異僧類引)及趙孟頫重建大聖寺靈瑞塔碑均有神異傳說的記載，茲節錄碑文如下：

僧伽者，蔥嶺北人。問其何姓，曰：「何姓。」問其何國人，曰：「何國人。」唐龍朔二年，東遊至長安，過洛陽，入淮泗，居楚州龍興寺。一日宿山陽，令賀拔玄濟所，有神異，玄濟因捨宅爲寺，師曰：「此故寺也。」掘地得金像，師曰：「此普照王也。」又得石刻，果然，乃故香積寺也。由是化盛行，四方歸之。景龍二年，中宗召見，賜號國師。留四年，坐化京師薦福寺，歸葬泗州。宋大中祥符加號普照明覺大師。師生平及滅度後，靈異不可悉數，人謂觀音化身云。……(據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五集五二期商承祚校正文)

像上文所說「生平及滅度後，靈異不可悉數」的人物，把傳說堆集在他身上，並非怪異的事件，何況僧伽在民間有普遍的信仰，如他曾居楚州，直到現在該地還說某地是他鎖水怪處的傳說。他又曾駐錫泗州，無支祈傳說移到他身上，更是「本地風光」。傳說到了宋代，距一般歷史上所傳禹的時代更遠，把傳說中的人物移到唐代的僧伽，自然更足使人信服；而他又是傳說中的神異人物，更是信而有徵了。

由於這些，這轉變自然不是無因的。再就其他傳說來看，人物的轉變也是常有的現象，如李冰之子的二郎神，轉變爲楊戩、鄧遐之類，這正顯示出傳說的遊移性。

這人物轉變既具有可能性，但轉變的關鍵是怎樣呢？據羅泌說：「而釋氏乃以爲泗州僧伽之所降水母者」，顯然地是和尚們抬出僧伽來和禹爭這奇蹟。因而排斥異端之說的羅氏，就力闢僧伽之說爲妄，但在他的文中反示出新傳說流行的證據。又據清重修廟記引宋張商英水陸院記謂大聖卽大禹，指爲僧伽者非，也和羅氏意見相似。朱熹說僧伽所降是無支祈，羅泌說是水母，而王象之所記却是把水母歸於僧伽，無支祈歸於禹。上列不同的說法，有兩種可能的解釋：一是這傳說本來便說僧伽所降是水母，而朱熹是本舊說無支祈事而誤記；一是釋氏先利用舊說改禹爲僧伽，後來又改無支祈爲水母。也許在當時兩說也就糾葛不清。現在既不能見僧伽傳說詳細的記載，這裏只好存疑。但如胡適所說：「無支祈被禹鎖在龜山足下，後來出來作怪，又有被僧伽降伏的傳說，（西遊記考證）雖是調和兩說衝突的解釋，也是牽強附會之說，而又缺少文獻爲證。若說僧伽降水母是外來傳說的輸入，雖是簡便的解釋，但我以爲水母和無支祈同是由水神沒落而成的水怪，由無支祈轉變爲水母，正如禹變爲僧伽，同是不足驚異的事。至於水母的出處，是見漢人王褒的九懷（思忠）：「玄武步兮水母，與吾期兮南榮」註謂：「天龜水神，待送余也。」這古代水母傳說，正與外來傳說無關。

又僧伽傳說，據清重修廟記說：「後又有大聖降水母一說，蓋出唐時。」假如這說真是起於唐代，則

兩說是同時的產物，或許無支祈傳說是本水母傳說而生，也未可知。宋人文獻所記，固不足據爲傳說起於宋代之證，但始於唐代之說，沒有證據，也是事實。從路史著者那樣極力地辯證看來，定這轉變起於宋代，或近事實。廟記作者所說起於唐時，不知何據，而歷來文獻也無此說，大約以爲僧伽是唐人，就把傳說也定於唐時吧？

四

元代的記載不多見。陶宗儀輟耕錄（卷二九）淮渦神也辯僧伽之說：「泗州塔下，相傳泗州大聖鎖水母處，謬也。按地志云：『水神在臨淮縣龜山之下。』……」下引岳瀆經、李公佐文、國史補、塗山詩。其中最可注意的是鎖水母的地方由井、洞轉變爲泗州塔下。這塔即趙孟頫作碑文的大聖寺靈瑞塔。這說頗類後世所傳鎮白蛇的雷峯塔傳說，或許便是它的前身。

據錄鬼簿、太和正音譜、元曲選卷首目錄、曲錄所載，均著錄高文秀的木義行者降妖怪泗州大聖降水母（錄鬼簿「降」均作「鎖」）雜劇一本，可惜已佚，否則傳說探討的最好資料。木義行者，據高僧傳所記，僧伽有弟子叫木叉的，唐僖宗時諡名眞相大師。「義」當即「叉」字之訛。

吳昌齡西遊記雜劇第九折神佛降孫行者上場白說：「二姊巫枝祇聖母」，又第十折收孫演咒說：「他是驪山老母兄弟，巫支祇是姊姊。」（哭皇天）十七折女王逼婚寄生草曲說：「似摩騰伽把阿難

攝在淫山上；若鬼子母將如來圍定在靈山上；巫枝祇把張僧孺在龜山上；不是我魔王苦苦害眞僧……（清葉堂納書楹曲譜補遺卷一亦引此二曲，題作定心、女國，文字稍有差異）以前無支祈是沒有性別的說明，這裏却說它是女性，並且有攝張僧的傳說。但這裏引起一個問題，就是西遊記雜劇、唐三藏取經記、西遊記小說中的孫行者與無支祈傳說關係。近人的考證已指明兩者是同源，而此傳說又是孫行者故事的或一先代。

其次是明代的記載。先看那時的輿地書，李賢等撰的大明一統志（成於天順間）卷七鳳陽府記：「龜山在盱眙縣，有二：上龜山在縣治西南；下龜山在縣東北三十里，相傳禹治水鎖渦水神巫支祈於此山之足。山西南上有絕壁，下有重淵，卽其處。」（下述李湯事略）又聖母井記：「在盱眙縣龜山寺中，俗傳泗州僧伽降水母於此。這兩則除說明龜山有二外，全本輿地紀勝，禹和僧伽也兩說並存。又一統名勝志說：「下龜山寺內有聖母井，卽大禹鎖水母怪處；俗傳泗州僧伽大師鎖水母於此，又名水母洞。」這是可注意的說法。歷來說鎖無支祈之處是龜山之足的絕壁或百牛潭，而鎖水母處是井、洞或塔下，這裏却把無支祈也移到井、洞中。這不僅是並存，而是混合了。

嘉靖間唐龍撰重修淮瀆廟碑記說：「……山有淮瀆廟，不知祀者何神。經云：『禹治水，三至桐柏，獲水神巫支祈，形猶獼猴，力踰九象，命庚辰扼而制之，鎖于山之足，淮水始安。』夫神豈庚辰歟？……或又曰：『支祈之宮在是爾。夫山妖水怪，直惟驅之而已，豈可宮耶？其誕明矣。……』」（據盱眙縣志）

稿）唐氏大刀闊斧地否定無支祈爲淮瀆之神，而把這位置讓給庚辰，正是代表士大夫的宗教觀，與民間信仰是頗異其趣的。

此外胡應麟也有辯證，他在少室山房筆叢（卷三十二丁部四部正譌）中首引岳瀆經（與原文有異，而與路史所引大致相同），謂其不可信：「案此文出唐人小說，蓋卽六朝人踵山海經體而贗作者。或唐文士滑稽玩世之文，命曰岳瀆可見。以其說頗詭異，故後世或喜道之。宋太史景濂亦稍隱括集中。總之以文爲戲耳。羅泌路史辯有無支祈；世又譌禹爲泗州大聖，皆可笑。近衡陽禹碑甚傳，其文體稍古，然與虞夏諸書迥不類，恐亦好事所遺也。」胡氏從文體上辯傳說爲妄，比羅泌所說高明，更較唐龍精細。但他說六朝人之作及「以文爲戲」之說，上文已指出是猜測之辭。

又明天一閣本無名氏編的北曲拾遺散曲集，中有洗塵（正德間人）的雙調新水令套，春景云：「鮑老兒將嬰孩送，扮一個神靈，鎖的是龜山水母精（得勝令）。明代大約似有此戲。又崇禎間周清原西湖二集壽禪師兩生符宿願（卷八）中記：明太祖見龜山的鐵索，經宋濂說出岳瀆經及李湯事的原由，太祖命千人扯起鐵索，要看究竟，結果弄上岸來，大吼一聲，突入水底。太祖急以羊豕祭之，後亦無他。這又是把李湯事移到明太祖身上。其原因也不外是把時代較遠的人物移到較近，以示真實，而這轉移也是傳說轉變的通常法則。

五

傳說到了清代，又起新的變化，記載於「說部」之類的，都有些異樣。這裏還是先看較少變化的地志。清重修廟記引泗州志云：「巫支祈屢爲水患，僧伽大聖挂錫泗州，說法禁制，建靈瑞塔，淮泗乃安。」查乾隆間葉蘭等修泗州志（北京圖書館藏鈔本）及光緒間方瑞蘭泗虹合志均無此文，不知何據。這裏雖未明說建塔是作鎮壓之用，但從語氣上說，是和輟耕錄說相同。

又裕祿等撰安徽通志（卷三十三輿地志）云：「下龜山：盱眙縣東北三十里，下臨淮河。寰宇記引古岳瀆經……蘇軾詩所云：『清淮濁汴爭彊健，龜山下瞰支祈宮』是也。」又支祈井說：「盱眙縣東北下龜山寺後，即大禹鎖水神處，有亭覆其上。縣志：『一名聖母井。』這裏說井即聖母井，是本大明一統名勝志的混合說，但「支祈井」之名，似起源於此，由此可見傳說到了清代，支祈、水母二說更加難分了。

光緒間刊王錫元的盱眙縣志稿卷二山川項說：「龜山：治東北三十里，一曰下龜山，其西南隅有絕壁，下爲支祈井。」下引路史、寰宇記等書，末謂：「百牛潭今不可考。」又卷二補遺記支祈井，卷十一古蹟百牛潭，除抄書外，都沒有什麼可說。又梁章鉅楹聯叢話卷三廟記云：「淮瀆廟在洪澤湖心龜山之麓，巫支祈井即在殿前，上封以石。……聯云：『巫支祈井底深潛，瀾恬洪澤；阿羅漢波間重出，福佑清淮。』」（又見志稿）又麟慶重修淮瀆神廟附記僧伽大聖記（道光十七年作）論淮瀆神道：

「……廟在洪澤湖龜山之上，未知創始何代；惟前明嘉靖間鳳陽巡撫有重修碑記。中祀瀆神，旁座有赤面而僧服者，世所謂僧伽大聖是矣。按古岳瀆經……後又有大聖降水母一說，蓋出唐時。泗州志載：『巫支祈屢爲水患，僧伽大聖挂錫泗州，說法禁制，建靈瑞塔，淮、泗乃安。……國朝康熙初，泗州城陷，湖波泛漲，殿及鐵像，皆沒於水。大聖之像，計當日應在寺中，至淮瀆廟之像，或因寺沒，後人乃附立于此歟？又考宋張商英水陸院記以爲大聖卽大禹，指爲僧伽者非，特是禹固大聖，而不以大聖稱。或又因支祈井在殿前，以爲係庚辰像，庚辰面赤與否不可知，僧服則無說可解。仍以僧伽爲是，況僧伽大聖在宋則蘇子瞻有贊有文，在元則趙子昂有記有頌，並非無據；特祀於淮瀆廟致啓羣疑耳！……茲大聖有功淮水，附像廟中，誰云不宜？……（據盱眙縣志稿引）這結論是由廟中有僧伽像而生，和明代廟記迥然不同。以僧伽爲附之說，也是模糊兩可的圓滑伎倆。至於廟中兩個神像，是頗可注意的，如果不是兩種傳說的信仰者爭這傳說中主人公的奇蹟，便是祀立者也和廟記作者同是兩說並存的圓滑者流。但由此更可窺出後代兩種傳說不易分別。

現在再看說部之類的記載。高士奇天祿識餘（卷上）說：

「禹獲渦水神，鎖之龜山，曰無支祈，——一作巫支祈，『無』巫音近而譌耳。——形若獼猴，伸頸百尺，力踰九象。這裏沒有什麼特異的說法。無支祈的名字問題，不但『無』巫是同音異形的轉變，卽『支』、『之』、『枝』、『奇』、『祈』、『祇』也是如此。又楮人樓堅瓠續集卷二淮水神猴：

「水經載：禹治水至淮，淮神出見，形一獼猴，爪地見水，禹命庚辰執之，遂鎖於龜山之下，淮水乃平。至明高皇帝過龜山，令力士起而視之，因拽鐵索盈兩舟，而千人拔之起。僅一老猴，毛長蓋體，大吼一聲，突入水底。高皇帝急令羊豕祭之，亦無他患。」這與西湖二集所說完全相同。前面所謂水經，分明是岳瀆經的誤記。但朱梅叔埋憂續集（卷二）無支祈條却稍有出人。朱氏除引岳瀆經、國史補、堅瓠續集外，中間說：

「唐時有御史欲見此孽，出罪人，遍摸其所，抓得之。用牛六十四頭，以盤車拽鎖出之，鎖將盡，怪躍空中，大呼一聲，如霹靂，鎖連人牛俱沒。吾鄉都御史唐公世濟，曾爲淮陽御史，嘗聞笠澤周孟侯言之。這也是李湯傳說的演化。又湯用中翼垌稗編（卷八）巫支祈條說：

「盱眙縣東北三十里彭城鄉龜山，大禹鎖巫支祈處，有沉牛潭。縣志載：『唐永泰元年，李湯刺楚州，有漁於山下者，網不能舉，沒水求之，見鐵索盤繞山足，莫尋其端。出告湯，命善泅者數十人隨往，其索甚長，五十牛拽之，索盡物出。狀如青猿，白首長髯，雪牙金爪，目緊閉，口鼻流沫，徐欠伸，張目如電，引索拽五十牛投水中沒。』乾隆年，學使謝公按淮安，適河督李公亦勘工來。具船數十，由水路至山麓，命力士多人輓索，甫動，怪風驟起，湖水壁立，天昏如墨，舟顛簸，岌岌欲覆。急解維，從間道去。嘉慶間，署縣某署中扶鸞，一神至曰：『余名暴光，淮河神也。』問巫支祈事，曰：『余所管也。堯時支祈父子黨惡，傷害生靈，禹王遣將戮其子孫，使庚辰鎖之山下。三萬年後，孽滿方放。彼亦自知罪